

海金山遗址勾形玉器引发的思考

——三星他拉式玉龙年代与文化属性考察

张星德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副教授

海金山遗址位于西拉木伦河北岸的一个山坡上，遗物散布面积大约有50余亩。该遗址未经过正式发掘，由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进行的考古调查形成的调查材料，发表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

在海金山遗址采集到的三件玉器中有1件被称为勾形玉器的器物，两端均残，周身弯如勾，横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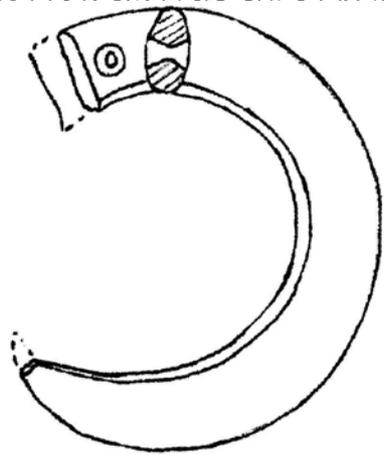


图1 海金山遗址勾形玉器

面呈椭圆形，上端对钻一孔，下端收敛成尖状（图1）。

尽管与此玉器完全相同的玉器种类，在目前已知的本地其它遗址中尚未见过，但其总体造型上与在目前公认为是红山文化玉器之一的三星他拉式玉龙（图2）的身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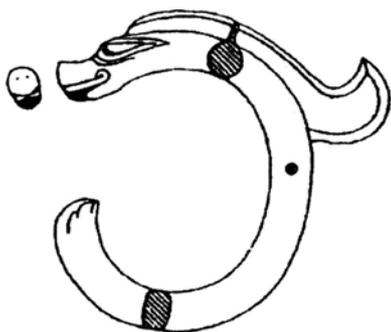


图2 三星他拉玉龙

分形象的一致性引起我们的关注。

三星他拉玉龙1971年发现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是由当地农民自地表以下50—60厘米深处挖出后交给文物部门的，故已脱离玉龙确切的地层。据原报告推测，“这件玉龙与一般所见商周时期玉龙有明显区别，其造型比商周玉龙写实，雕琢技法比商周玉龙简略，表现出较多的原始性。这件玉龙也不象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现知夏家店下层所出玉器均小件，雕刻水平较高。就地区言，翁牛特旗所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都在旗南部老哈河及其支流沿岸；乌丹镇以北至今无明确发现。这件玉龙出土地点位于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内，而且正在一红山文化遗址中。虽然尚未找到直接的地层证据，但它与

红山文化的关系，值得重视和研究”^[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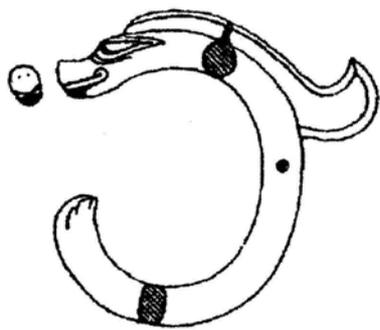
紧接着，孙守道先生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将三星他拉玉龙和辽宁以至毗邻地区相当于商周时期各类文化遗存中的玉龙及其它龙形象、红山文化（以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墓及赤峰巴林右旗羊场遗址）出土的兽形玉，从形象及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比较，认为三星他拉玉龙与红山文化兽形玉在形体上具有一定相似性，均为在弯曲的造型一端装饰动物的首部，躯体有孔可供悬挂，故归为同类，并按照它们首尾断开的程度不同，排出了它们间的发展演变关系，指出巴林右旗羊场公社出土的兽形玉形象，经过辽宁省文物店收集到的小型兽形玉后，进而演化成为三星他拉玉龙形象的发展序列，将三星他拉玉龙看作为此类器物发展演变的最后阶段。并得出三星他拉玉龙的年代与胡头沟玉器墓时代接近，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距今年代当不会晚于五千年^[3]。

与三星他拉玉龙形象相近或特征一致的玉龙，至今为止已多次被采集到，并见有报告被发布者^[4]。它们的一般特征包括：

1、整体造型呈C型，弯卷舒展，头尾不相连，身体的横断面呈椭圆形，尾端渐细并较头端稍内卷；

2、躯体肩背部均有呈片状、尾端弯曲上卷、似飘鬃状的装饰物，其边缘刻细线或以打磨而成之微起的棱线将略凹的中心部分与呈锐角的边缘形成区分；

3、C状体上用两面钻的方式对钻单孔，孔的位置在整件器高的二分之一处以上；



下颚部明确，在鼻与颚间刻划明显之龙嘴部分。颚底与额部刻有网状纹。

尽管上述玉龙的采集地点均在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区内，但始终未真正在确切地层中出土过。同时，随着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中兽形玉不断出土，可用于比较的标本越来越多，一方面对兽形玉和三星他拉式玉龙特征的全面把握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二者的区别也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图3）。为清



图3 三星他拉玉龙（三星他拉出土，左）与红山兽形玉（巴林右旗出土，右）的比较

4、玉龙的头部呈横长体，长吻部位于龙眼前方。双眼突起呈菱形，以双圆洞或短划表现鼻孔，

晰起见，我们将二者的特征列表一进行比较（表1）。

整体造型上的差异，反映了两

表1：三星他拉玉龙与红山兽形玉对比

名称		三星他拉玉龙	红山兽形玉
部位	整体	细c状体，首尾间缺口大	粗厚环状体，首尾衔接或有小缺口
	背饰	有飘	无背饰
头	耳	无	有
	脸形	横向长脸，吻部在眼前下方	纵向长脸，吻在眼部下方
	眼	菱形眼，突起	细线刻圆眼
部	鼻	小圆洞状或短划刻鼻孔	封闭式刻划鼻孔
	面部饰纹	顶及下颚施菱纹	面部数道横刻划纹
	牙	无	有的有獠牙

者制作工艺上的不同。头部特征上的区别，一方面表现二者体现的动物原型之不同，同时也表现了它们装饰手法上的不同。三星他拉玉龙背饰若理解为动物的飘鬃，则其与兽形玉的差别可能是动物原型的差别或表现原型动物时对特征认识上的区别；若理解为玉纹类装饰，则其与兽形玉的差别又可能被理解成制作这两类玉器的人们在思想观念或原始信仰方面存在认知上的差别。与上述不同同时需要被强调的是，三星他拉玉龙所处的遗址虽大量存在红山文化遗存，却从不见公布过具体的遗存材料，也没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而且在出土红山文化兽形玉的红山文化遗址中，也从没见过这两类玉器共存。

所以，简单地将三星他拉玉龙的年代及文化属性定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是有可商榷余地的。它们究竟是否具有相同的来源，年代与文化属性是否一致？还有必要进行审慎的考证。而海金山遗址勾形玉器的发现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线索。

一、海金山遗址勾形玉器及年代

比较海金山遗址勾形玉器和三星他拉玉龙形制上的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

- 1、整体作较细的弯勾状；
- 2、器体剖面作椭圆形；
- 3、器身施对钻圆孔。

上述相似点说明二者技术手段、加工工艺接近，年代相去应当不远。所以搞清楚海金山勾形玉器

的年代，对了解三星他拉玉龙的年代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陶器特征是判断遗址年代的最重要材料之一。根据报告描述，海金山遗址的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以泥质陶居多，火候高，器表光滑，大部分内胎呈灰褐，器表呈红褐色，有的加一层红陶衣。夹砂陶多呈灰褐色，火候低。陶器的纹饰主要有压印纹之字纹、划纹、附加堆纹、锥刺纹、涡点纹和彩陶。除彩陶外，其余大都是两种以上复合纹饰。彩陶只见于泥质红陶，均为黑彩，图案有平行线、涡纹、菱形纹、斜线纹和方格纹。

海金山遗址陶器主要有夹砂大口深腹罐、钵、盆、小口罐和瓮。

上述特点均为红山文化器物特

征。将报告中发表的器物图与红山文化其它遗址器物进行比对，可知海金山遗址曲腹钵图十六·1、2^[5]，与西水泉F17：19相近^[6]；折腹钵图十六·4，与蜘蛛山T1：76相近^[7]；小口罐图十六·3，与西水泉H2：21相似；盆图十六·6，与西水泉H10：21接近。可见，所有能够比对的器物均属于红山文化早期（图4）^[8]。

与红山文化早期年代可能不甚一致的，仅海金山报告结论部分“几点认识”中提到的“其中一件泥质红陶圈足器残片在当地的红山类型遗存中过去尚未发现。而这类器型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中却较多见”。由于报告中没有发表相关器物图或照片，在无法确认其确指实物的前提下，基于下列两点，

我们对上述报告中的判断暂不予认可。

1、泥质红陶圈足类器并非东山嘴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特有。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小河沿文化、赵宝沟文化也有发现。并且此类器物在东山嘴类遗址中并不多见，而赵宝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年代，前者早于红山文化中期，后者也有早于红山文化晚期的阶段^[9]。所以据泥质红陶圈足类器的存在就确定海金山遗址有红山文化晚期的遗物是不够确切的；

在东山嘴类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体形蜷曲的兽形玉，却重未有三星他拉式玉龙或海金山勾形佩类玉器与之共存。

2、鉴于此，我们认为根据海金山报告中公布的所有有图可查的器形及文字描述的文化特征，将该遗址，包括遗址中采集的玉器年代初步认定为红山文化早期是合适的。所以具有与海金山遗址勾形玉器相同特征的三星他拉玉龙的年代也当是定在红山文化早期阶段较为合适。

二、三星他拉式玉 龙的文化属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测海金山遗址勾形玉佩及与它存在很大相似性的三星他拉式玉龙的年代应当在红山文化早期。但是，它们二者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海金山勾形玉器没有器首的兽首装饰，尽管我们看到的是一件残器，但从钻孔的部位观察，其前方已经不存在装饰兽首的地方。说明上述二类器物要表现的主题本来就有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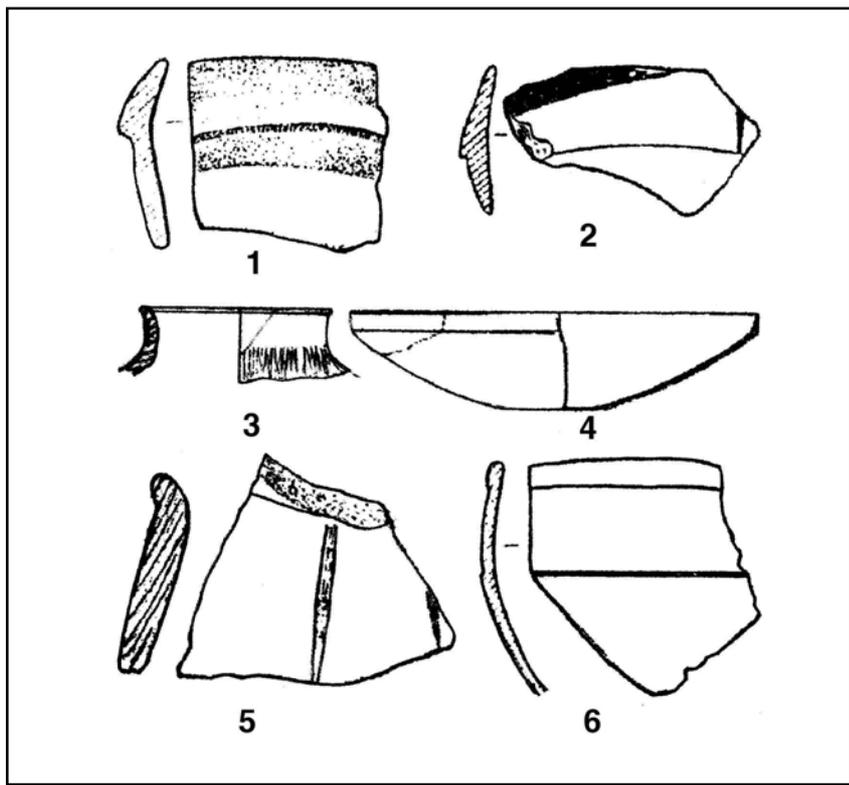


图4 海金山遗址出土陶器

同。由于勾形玉佩乃至同出的角形玉佩等都还没有出现兽首的迹象，说明在红山文化早期阶段，类似于兽首玉的信仰还不曾产生。所以，三星他拉式玉龙就更不应是红山文化晚期兽形玉的发展演变结果了。那么，三星他拉式玉龙的源起是什么呢？其文化属性怎样？

在与红山文化早期年代相似的辽西地区，尚有一种考古学文化业已出现了明确的动物信仰，这就是赵宝沟文化^[10]。赵宝沟文化的分布区以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为主，与红山文化早期，甚至中期的一部分有过一段平行发展的过程。从器物表面装饰看，赵宝沟文化对动物的信仰及神化由来以久。该文化中常见一种装饰有动物类灵性神兽的“神器”尊，用刻画的手法将经过神化、变体的动物形象装饰在陶器表面。动物的种类一般有猪、鹿、鸟等，其中鹿的表现手法与我们在三星他拉式玉龙头部看到的许多特征相一致（图5）。比如横向长脸，菱形眼，饰网纹。同时，神兽周围云气缭绕、鹿具有角、翼等，可能可以为解释玉龙肩背的飘鬃状装饰提供了一定的渊源参考^[11]。并且，在翁牛特旗小善德沟赵宝沟文化房址中出土有玉玦^[12]，也为我们判断该文化已经拥有一定的制玉基础，玉龙可能与该文化有关提供了玉器方面的佐证。

无论如何，目前将三星他拉玉龙与赵宝沟文化相联系，比较将其归入红山文化，对其渊源、特征和时代的解释可能更具有说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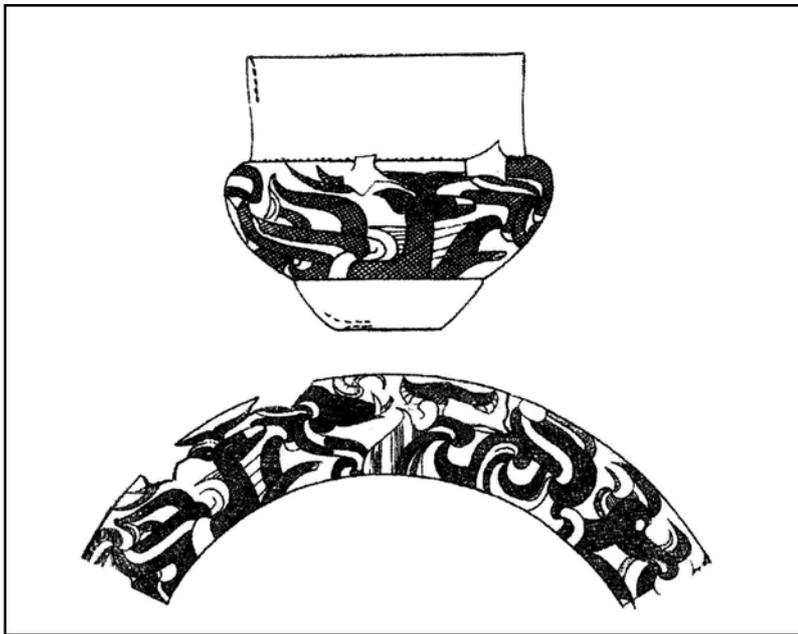


图5 赵宝沟文化陶尊

注释：

- [1]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内蒙古翁牛特旗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
- [2] 翁牛特旗文化馆：《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文物》1984年第6期。
- [3] 孙守道：《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文物》1984年第6期。
- [4] 贾鸿恩：《内蒙古又发现一件新石器时代玉龙》，《中国文物报》1988年4月8日。
- [5] 海金山报告中没有具体的器物编号，故本文描述中即采用报告中的图号。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 [8] 张星德：《红山文化分期初探》，《考古》1991年第8期。
- [9] 张星德：《小河沿文化陶器分群

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 [10] 郭大顺、张星德：《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78年第6期。
- [12] 朱延平：《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若干问题》，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